

从巴黎下水道看城市的良心

庄乾坤

巴黎下水道总长 2347 公里,是世界上最长、最现代化、最亮丽的下水道,被称为“人类工程奇迹”,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实景“下水道博物馆”。下水道十分宽敞,高度在 2 米以上,宽 5 米,中间是排水道,排水道两旁是便道,供检修人员通行。按照这个宽度,可以并行两辆轿车。排水道主要用于排放雨水和经过处理的污水,四通八达,可以行船。下水道的墙壁上,整齐有序地排列着自来水管、暖气管、燃气管、动力电缆、照明电缆、电话线、电视传输线、互联网线等。宏伟壮观,是每一个参观者对巴黎下水道的感叹!巴黎下水道被誉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160 多年了,巴黎人还念念不忘下水道的开挖者——乔治·尤金·奥斯曼男爵,“新巴黎”的缔造者。

160 多年前,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拿破仑的侄子)曾因 1840 年兵变未遂,被关进监狱,在狱中草拟了一个“大规模改造巴黎的计划”,当上皇帝后,责成奥斯曼实现他的蓝图,规划建设一个“新巴黎”。1852 年,历史的机遇像一片绚丽的紫云,飘落在奥斯曼的肩头。自此,“大规模改造巴黎”的宏伟计划在这位巴黎地区新任行政长官手下全面铺开。

奥斯曼男爵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参观完下水道之后,我查阅了关于他的种种资料,所有资料都表明,奥斯曼男爵是一个大明星般的人物,与文学作品中的诸多英雄形象相吻合,在巴黎上流社会的

交际圈一出场,必定迷倒三千佳丽。

然而,我还是不断地推翻自己的定论,反反复复,像做一道深奥的数学题。因为从巴黎下水道里,从巴黎所有建筑上,我又看到他另外几副面孔,仿佛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人,执拗倔强的人,呆头呆脑的人,这几副面孔深深地雕刻在巴黎所有建筑上,与他那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截然相反。几副不同的形象在我眼前交替闪现,令我迷惑不已。

一个“老实人”十八年的“煎熬”

巴黎是一个活了一千五百多岁的老人,至拿破仑三世时,已经风烛残年,病弱不堪。

接受了拿破仑三世的重托,奥斯曼站在破烂的老街道上,忍受着马粪狗粪人粪混成一团的味道儿,透过眼前挤成一窝糟的马车,大臂一挥,开始了大规模的拆迁(拆除了 60% 的旧建筑),大刀阔斧地开辟了许多条宽阔笔直的林荫大道,其中最恢弘壮丽的景象是以凯旋门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出 12 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从空中俯瞰,宛如星光喷射,令人震撼!以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为主轴线,奥斯曼布局了一系列新古典主义的经典杰作,在大街两端,一端是高高耸立的凯旋门(凯旋门由拿破仑一世奠基,拿破仑三世竣工),一端是协和广场的方尖碑,遥相呼应,广场、喷泉、雕塑、桥梁、公园、绿地、艺术宫殿、剧院、政府机关在大街两侧“非”字型展开,一个组团连接一个组团,像一

首交响乐，高潮迭起，层层涌泻，戏剧性变幻。走在香榭丽舍林荫大道上，面向来自全世界的熙熙游客，每个法国人眼睛里都喷射着自豪的光芒。

按照中国人惯常的思维来看，奥斯曼雄才大略，功勋如日，在巴黎干三年五年，最多十年八年，该提拔了，做个内阁总理副总理的，顺理成章。再不提拔，法兰西共和国就对不起他了，拿破仑三世就不好意思见他了，只能躲着他走。

然而，奥斯曼接过重建巴黎这副担子，一挑就是十八年。十八年间，整个巴黎脱胎换骨，一个完整、崭新、典雅、精美、浪漫的巴黎，惊美世界。一个人，完整、系统地打造了一座容纳近二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类史上唯有奥斯曼。

人生十八有几何？壮年一步到老年。接受拿破仑三世重托时，奥斯曼四十三岁，年富力强，大展宏图，十八年后，六十一岁，步入老年，已是秋风黄叶了。在那年的漫天霜露中，他的政治生命黯然飘落。

按常理，奥斯曼要得到提拔，有充分的条件和机遇，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执掌京城巴黎，手握重权；倍受拿破仑三世赏识重用，据说还跟拿破仑家沾亲带故；政绩显赫。这一切都决定着 he 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提拔。如此优越的从政条件，十八年间，他竟然不知道跑官要官，而是一口气把重建巴黎的重担挑到白发染顶，牛老卸耕。

宦海生涯里，“年龄是个宝”，十八年是一个何等漫长的岁月！十八年过去，人老珠黄，灯油熬尽。在一个地方耗尽十八年时间，这是多么痛苦的煎熬！只有上帝才知道奥斯曼长了一身多么坚韧顽强的神经，十八年耗在一件事上，竟然没把他折磨疯了！

他不仅没有疯了，竟然还津津有味地埋头巴黎市政建设。

十八年里，正值法国海外殖民拓展时期，一批又一批殖民将领、海岛总督、冒险家、淘金者，怀揣发财梦想，奔赴非洲、美洲、亚洲，倚仗坚船利炮，四处攫取掠夺。巴黎街头，暴发户成群结队，络绎不绝的海外打劫者背着鼓鼓囊囊的金银钱袋，神气十足地走过凯旋门。从上流社会到市井阶层，都狂躁不安，纷纷瞪大血红的眼睛，四处寻找发横财的机会。而此时的奥斯曼想发财则太容易了，凭借手中的权力，在巴黎可以坐收金山银山，完全不用像殖民者那样，漂洋过海，舍生

冒死，到海外掠夺。

十八年里，巴黎的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圣母院的钟声响彻数不清的早晨和傍晚，香榭丽舍大街上车马冠盖熙熙而来攘攘而去，凡尔赛宫里上演了多少升迁宠辱、悲欢惊喜，而奥斯曼俨然像技艺高超的工匠，潜心打磨自己的传世之作。门外风云雨雪飘过，他抬头看看，喃喃地说，下雨了，或喃喃地说，刮风了……又埋下头去，依然心无旁骛。他完全沉醉在工艺品的构思中，沉醉在美妙前景的幻觉中，沉醉在童话巴黎梦幻巴黎中。这件精美的工艺品，饱蘸奥斯曼心血，色彩绚丽，流传一百多年还未过时，也没有失色，还将继续流传下去，直到永远。

与其说奥斯曼在打磨巴黎，不如说他在修炼自己。达摩祖师在嵩山石洞里面壁十年，潜心修炼，感化了无数中国人，引领无数善男信女苦苦修行，追求崇高境界，而奥斯曼面对着巴黎，潜心修炼了十八年！不知能否感化当下心浮气躁的中国人？

按照当下中国官场流行的衡量“老实人”的标准，怎么看奥斯曼都像是“老实人”。“老实人”哪！奥斯曼，你手里掌控着堆积如山的银子，怎么就不知道买官呢？

在拿破仑看不见的“影里”干活儿

拿破仑三世跟他伯父老拿破仑一个德性，野心勃勃。他模仿着伯父的样子，披着灰色战袍，跨上骏马，手举单筒望远镜，在烈火硝烟中驰骋欧洲大地。在位十八年，且不说海外殖民战争，单在欧洲，就打遍所有邻国，没有一天消停。他没有精力过问巴黎的市政建设，即使过问，也不过是走马观花，而绝对不会“深入基层”，更不会深入地下。在这风云激荡、惊心动魄的十八年时间里，奥斯曼失去了“上级监督”。而在拿破仑三世建立的专制体制下，“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不过是苍蝇蚊子的嗡嗡嘤嘤。

偌大一个巴黎，完全交给奥斯曼一个人了。

我常听老人说，会干活儿的媳妇干在“面上”，不会干活儿的媳妇干在“影里”。这是中华民族当媳妇的智慧。这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媳妇智慧”，已演绎成一门处世哲学。这门哲学已被当今中国人熟练运用，且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奥斯曼距中国万里迢迢，没学到这门古老的东方哲学，偏偏要到“影里”干活儿，不仅无人夸赞，反倒备

受指责。

地下工程耗资巨大，不仅拿破仑三世不支持，提供贷款的大财团也在非议、质疑。因为大规模拆迁，大批底层贫困市民被赶到郊区，奥斯曼也遭受了猛烈的指责、谩骂。在“领导”不关注、不关心，在“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情况下，奥斯曼仍在“影里”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意孤行，倔强地啃着艰巨的地下工程，近似于偏执，以至于有人怀疑他是偏执狂。

对这一切阻力与困难，他心知肚明。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自己是巴黎大工程的“化身”，只要他离开岗位，所有工程会立即停止。

他启用著名的城市建筑师欧仁·贝尔格朗德等一批城建专家，设计了巴黎的地下排水供水系统。贝尔格朗德们利用巴黎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势特点，设计了四通八达的下水道系统，将废水排到郊外野地集中处理，并为下水道系统的清理、维修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技术。在没有电力的时代，贝尔格朗德发明了许多“借力于水”的技术，通过集中沉淀、木球提速等方法，借助水的力量清除下水道里的垃圾、泥沙。今天看，这些技术是真正低碳、绿色的。

十八年间，奥斯曼带领贝尔格朗德们铺装了800公里长的给水管、500公里长的排水道，而郊外的5000公顷污水净化场也成为当时的“模范花园”，一派郁郁葱葱。从此，塞纳河清澈透亮，千百年来困扰巴黎的污水、垃圾和瘟疫成为历史。一百多年来，巴黎下水道按照奥斯曼的思路不断扩展、延长，并且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设备进行改造、管理，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现代化的下水道，由雨果描绘的“可怕的大地窖”变成“可爱的大地宫”。

一百多年来，下水道为巴黎节省了无以计数的人财物力，今后还将继续节省下去。当年攻击、批判奥斯曼的人没有算这笔大账！现在，所有的法国人都认为，巴黎的下水道、引水工程、整理运河等，是奥斯曼最富有远见和最没有争议的贡献。

法国大作家雨果有一句名言：“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在此，我斗胆修正这位伟大人物的名言，改成“下水道是执政者的良心”。我自知这话成不了名言，但良心还是促使我这样说。

人类在太空能够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但是看不到巴黎的下水道，因为它建在“影里”，

没建在“面上”。

专制权力与血腥资本交媾竟然产生了旷世绝伦的美

巴黎是个奇迹，奇在她本该丑陋不堪，反倒惊艳绝美。

权力与资本交媾，往往生产怪胎，特别是在专制体制下，在资本血腥积累阶段，二者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孽殖的东西更是不堪入目，令人作呕。因为专制权力是丑恶的，血腥资本是丑恶的，按照遗传学的观点来看，两个丑恶的东西交媾，必然生下丑恶。

拿破仑三世本来是民主选举的总统，这家伙倒行逆施，复辟帝制，搞封建专制。而奥斯曼深得他的宠信，在巴黎也握有独断专行的权力。那时，法国的资本主义正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异常血腥。这两个丑恶基因组合后，发生了惊人的变异！竟然生产出旷世绝伦的美巴黎，不能不令人拍案称奇！

巴黎之美，在于她的表里如一，没有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豆腐渣工程”。每一处建筑，都是坚实牢固的，一百多年了，楼房没有倒，桥梁没有垮，隧道没有塌，雕塑没有倾废，道路没有凹陷，一些大理石路面被马车压了又被汽车压，被马蹄踩了又被行人踩，被法国人踩了又被外国人踩，磨得光溜溜的，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就是没有碎掉。

巴黎之美，在于她的精致细腻，没有一处粗糙敷衍。每一个部位，都经过了奥斯曼和贝尔格朗德们苦心孤诣的策划，处心积虑的推敲，呕心沥血的打磨。奥斯曼精力过人，事无巨细，耐性如山，偌大一个巴黎，是他带领一群超级工匠用细腻过人的刀工、针工一丝一毫地雕刻、一针一线地绘绣出来的。在那个影像技术尚未发明的年代，公园里每一种植物的栽植都经过周密的考量，并用铜版画做了精确的记录。邮筒、行道树算子、护栏、路灯和灯杆、喷泉、公厕、座椅等“街道公共家具”都有精心设计、绘制的样图，对它们的形状、尺寸、用材、安置方位、安置规则都作了严谨详细的规划、设计和规定。这些“街道公共家具”后来都成为全世界城市设计的经典和通则。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雨侵蚀，这些家具仍然点缀在巴黎街头，虽锈迹斑斑，苍苔累累，但没有毁坏。它们像一个个古稀老人，诉说着奥斯曼当年的执着、本真。

巴黎之美，在于她的理念超前，没有一处急功近利。她用自己的旷世之美，展现了奥斯曼的远见卓识

和天地良心。站在资本的角度看,城市是用来赚钱的。在资本主义最饥饿、最血腥的原始积累阶段,在封建皇权和资产阶级民权不断进行“拉锯战”的时代,在人的生命权、生存权、自由权都没有基本保障的时代,奥斯曼竟然没有完全把城市当作赚钱的工具,而是想到了城市环境与人的健康,想到了阳光、空气、空间对人们生活的意义,想到了城市的舒适度、幸福感,想到了“以人为本”、人与环境的和谐。与其说他高瞻远瞩,不如说他心地善良,心灵美好,说他是上帝派来拯救巴黎的天使。如果说下水道是巴黎的血管和肠道,那么公园则是巴黎的肺叶。除了建设林荫大道,他还兴建了几个大型公园和无数处小型公园,在塞纳河两岸设立了宽敞的绿化带,在城市边上保留数万公顷的布朗尼大森林,打造了生机勃勃的“城市之肺”。从奥斯曼之后,建设绿地成为全世界城市规划的共识和准则。

奥斯曼曾经在回忆录中特别强调,公园对城市居民的健康非常重要,在公园里市民可以享受到充分的阳光、新鲜的空气与开敞的空间。他的“特别强调”,像一幅油画,画出一颗火热善良美丽的良心,这幅“良心画”挂在巴黎的大小公园里,供全世界的人瞻仰。

为了巴黎的美,奥斯曼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一切批评、攻击、谩骂,对他来说都是蛛丝马迹,然而,资本的攻击、侵蚀却是猛烈的、残酷无情的,十八年来,一直煎熬着他的意志与毅力。

一人独揽大权,十八年的漫长时间,百平方公里的地域,25亿法郎的肥硕庞大的工程,这对于资本来说,该产生多么大的磁力!在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时代,可以想象,为了攫取暴利,资本像一群苍蝇,围着奥斯曼嗡嗡嘤嘤,狂轰乱炸;像一群妖艳诱人的美女蛇,媚献撒娇,死缠硬磨,无孔不入。奥斯曼走到哪里,它们就追到哪里,让他无处躲无处藏,折磨他的神经,逼他屈服投降,逼他同流合污,逼他权钱交媾,使尽百般花样,无所不用其极。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在十八年的时间里,为了保持不湿鞋,每天都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是何等的折磨!奥斯曼若无超人的意志和毅力,早就到深水里畅游去了。

奥斯曼鼓励房地产商参与沿街开发,但严格限定建筑高度(一般是五六层高,屋顶坡度是45°)、建筑

材质(使用当地石材,一般为米黄色)、颜色和造型风格,严格保持街景水平线的连续性,充分表现典雅、气派、坚实、精美、和谐的新古典主义设计理念,开发商休想为了攫取暴利而更章易弦。

无论资本多么狼性,奥斯曼都能够自如地驾御之,使之成为重建巴黎的力量。他把城市规划线划到哪里,资本就乖乖地流到哪里,像一群温顺的羔羊,而他更像一个手执皮鞭的牧羊人,从心所欲地驱赶着羊群,哪里的草该啃,哪里的草不该啃,什么时候该剪毛了,什么时候该上膘了,完全由他掌控。资本对他咬牙切齿,但又无可奈何,只能一寸一寸地按照他规定的尺度去开挖、雕砌,没有实现沾血的暴利期望,只能从实实在在的经营中获取正当的利益。

奥斯曼掌权时,因为拆迁量过大,导致一些下层市民失业,遭到谩骂;因为城建投资过大,遭到非议;因为在拆迁中毁掉一部分古迹,卸任后以及身后都遭到“文物保护主义者”的声讨。任何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奥斯曼也不例外。但是,至今没有人骂奥斯曼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

1870年9月,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败,被普鲁士俘获,第二帝国垮台。1871年,奥斯曼也黯然谢幕。如果他是个贪官,会立即遭到清算,走上断头台。

巴黎城千万座建筑矗立起来,奥斯曼却没有倒下,反而成了矗立在法国人心中的凯旋门。

尽管马克思十分鄙夷拿破仑三世,但我觉得,从他启用奥斯曼这一件事来看,堪称千古伯乐。

离任不久,奥斯曼就被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市和埃及的开罗市请去指导城市建设,这颗明星再度闪亮,光耀他国。直至八十岁,还在各大城市间奔忙。

奥斯曼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没有学习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不懂得什么是“执政为民”的理念,建设“新巴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一个任劳任怨地为资本服务的人,怎么就不知道趁机捞些资本?难道他不知道“权力=金钱”这个简单的等式?

1891年1月12日,奥斯曼在巴黎去世。他身后是法国人世代享用不完的遗产——新古典主义的巴黎。□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委宣传部)